

# 朱元璋的人神之变

□王春瑜

## 向历史鞠躬

——王春瑜散文

王春瑜/著



《向历史鞠躬》是部具有学者气质的散文集。本书27万余字，收文126篇，就其内容而言，主要分为四类：

其一，读书论史类。作者读书之感悟、心得、发现，汇聚成一篇篇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作品。如《蒙汗药之谜》《蒙汗药续考》，对《水浒传》中的“蒙汗药”进行查考，确证蒙汗药并非文学虚构，而是有本可依、有物可考，即曼陀罗花有麻醉性能。

其二，民俗风情类。作者对生活充满求知的热情，可谓涉笔成趣、发人深省。如《别了，“风鸣鸟萧萧”》《马桶与文化》，对江浙一带古往今来的如厕用具马桶进行考证，趣味性与文化反思意味兼而有之。

其三，世态游历类。作者游历的名山大川，看过的世间百态，走笔成文，颇具文化的丰富性和历史的凝重感。如《采石情思》通过游览安徽当涂采石矶，抚今追昔，历史与现实交叠唱和。

其四，深情厚谊类。如《庙门灯火时》《怀念刘北汜先生》等，抒发了对旧处、故人的眷恋与追思之情。

皇帝是人不是神，这是常识。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，皇帝却被人地神化，贻害无穷。考察皇帝的人神之变，有助于我们对封建专制主义认识的深化。

就拿明太祖朱元璋来说吧。本来他家穷得上无片瓦、下无寸土，几乎连裤子也穿不上，是个讨饭的困难户。朱元璋小时为混口饭吃，只好替大人家放牛，后来干脆到皇觉寺这座庙里当小和尚度光阴，是再恓惶不过的小老百姓了。可是，等到他率领一帮子穷哥们儿，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参加红巾军造反，推翻了元朝，一个筋斗翻到天上，一屁股坐到大明王朝的第一把交椅上，当上了开国皇帝后，很快就被人大大神化起来。常言道：“泥菩萨越涂越亮，老母猪越吹越壮。”据明朝嘉靖年间王文禄写的《龙兴慈记》这本书记载，明朝初年就掀起了造神运动，一会儿说朱元璋离开娘胎时，“屋上红光烛天”，皇觉寺和尚看了大吃一惊，以为是失火了，第二天才知道是朱元璋出世；一会儿说朱元璋当了小和尚后，不知道是患了多动症，还是别的臭毛病作怪，经常插裤子，当家和尚忍无可忍，下令把他捆起来，丢在台阶下。没想到朱元璋居然作了一首诗，大声念道：“天为罗帐地为毡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夜间不敢长伸脚，恐踏山河社稷穿。”其实，这时候的朱元璋，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，怎能作诗？不过是造神的吹鼓手编造的牛皮而已。甘蔗越嚼越甜，神话越编越玄。又说朱元璋当放牛娃时，人小胆大，公然杀掉一条小牛，煮熟吃了，却把牛尾巴插在地上，骗主人说：“地上突然裂了一条缝，小牛陷进去了！”主人拔牛尾巴，结果尾巴陷在地中，主人深信不疑。更神的是，朱元璋当上小和尚后，在庙里打扫卫生，用扫帚敲敲伽蓝像，说：“缩脚！让我扫地。”伽蓝立刻就把脚缩起来。老鼠啃了佛像前的蜡烛，朱元璋大怒，责怪保驾护航的护法神伽蓝光受香火不管事，在他的背上写了“发去三千里”几个字，夜里老和尚梦见伽蓝来辞行，说：“当今新皇上发配我三千里。”老和尚第二天早上见伽蓝背上有字，追问朱元璋，朱元璋说：“我是开玩笑的。现在我把伽蓝放了！”晚上，老和尚又梦见伽蓝道谢，感谢朱元璋的宽大发落。同样神乎其神的是，当时江淮大地上流言四起，盛传要接新天子，朱元璋好奇，也站在一块倒在地上的石碑跌石龟背上眺望远方，石龟居然向前爬了十几步！如此等等。不断涂、不断吹的结果，朱元璋也就由人变成神，成了人间活菩萨，并且越来越亮，越来越壮。

皇帝被神化的一个重要标志，是成了龙：穿着绣有张牙舞爪

金龙的袍子，叫龙袍；坐着刻上龙的椅子叫龙椅；皇帝哈哈一乐，

叫龙颜大悦；皇帝绷紧老脸，叫龙颜大怒；皇帝见阎老子去了，叫龙驭上宾；甚至干脆把朝廷叫做龙庭。虽然，把皇帝与龙画上等号的把戏，秦汉就开始了，但这套把戏耍得最熟练、达到登峰造极水平的，还是明清两朝的皇帝。

朱元璋坐了龙庭后，曾亲自写了一篇《周颠仙人传》，把一个疯和尚周颠，说得比济公活佛还神。以后打九江、攻安庆，周颠要风得风、说胜就胜，简直是诸葛亮第二。更叫人惊奇的是，10多年后，朱元璋害了热病，差点儿死了，后来吃了周颠仙和叫天眼尊者的道士送来的药，当晚病就好了。您瞧，这多神，多灵！皇帝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，何况他亲自写的文章？朱元璋的文章一发表，周仙人的名字就家喻户晓了。而很快另一个神话又沸沸扬扬传开了：说朱元璋生病，派人到匡庐天池山顶上找到周颠仙，要他遍查天28星宿的办公室，都有人，只有一个星宿的屋子空无一人，有条蛟龙，耷拉着头，无精打采，还流着血。周颠仙说：“此世主也。”也就是说这是朱元璋，原来人家是天上的蛟龙下凡！明清皇帝虽不同，但是无人不称龙。故宫太和殿里形形色色的龙，一共有多少？恐怕谁也数不清！据不完全统计，太和殿内外的龙纹，龙雕等各种各样的龙，约有13844条之多，群龙飞舞，真让人眼花缭乱。而每当皇帝上朝时，乐声大作，香烟袅袅，万岁之声，不绝于耳。这一切都显示，皇帝是真龙天子，是神不是人！

但是，一切神都是人造的幻影，何况区区皇帝。什么龙裔凤胄，龙子龙孙，都是扯淡。常言道：“皇帝也是人养的。”一样的肉眼凡胎，一样的七情六欲。与常人不同的是，他们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，而且绝对不容分割，总想把家天下一代一代传下去，重复做着秦始皇的千年皇帝梦。为此，他们不惜制造冤狱，株连九族，切人头如切西瓜。朱元璋在明朝初年，为纠正元末社会积弊，不惜矫枉过正，实行恐怖政策，大搞法外法，滥施酷刑，剥皮、抽筋、钩肠、火烙、水煮、凌迟——也就是千刀万剐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而朱元璋的“炮打功臣楼”，把开国元勋、功臣宿将几乎一巴掌全打下去，呜呼！

皇帝是人不是神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多少皇帝。1962年，溥仪被特赦，重新结婚成家，开始过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，可以说给历代皇帝的造神运动画上了句号。尽管后来在特定的历史年代里，又死水微澜，沉渣泛起，但不过是历史的残梦而已，终究不成气候。

（摘自《向历史鞠躬》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）

1918年初春。春寒料峭。陈家窑院西边窑洞小门开启，轻手轻脚地走出个中等瘦削身材的后生，顺着崎岖的小路，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走去。半路上，后生意外地见到等候在黄土坡下的老爹。爹给了他10块大洋，嘱咐他雁门虽穷、虽苦，可永远是他的根。

这个后生名叫陈怀臻。靠好人相助，靠代写书信、盘点账目、押运煤车，他步行2000多里到了保定。在煤栈，他幸遇京城董家迫害、改名换姓的童掌柜和他的女儿童素云。爹给的10块大洋原封不动地揣在怀里，他自己挣出盘缠走进京城。一口河南腔，遭人白眼嘲笑，陈怀臻不在意，不退缩。凭他在老家向柯莱芒神父的那点法文化和精准的法语发音，加上他那股子闯劲，山沟窑洞的后生竟然金榜得中，考上了北京大学法文系。上学的花费更多，靠在图书馆打工、誊写文书还不够，他大着胆儿建议并帮助童掌柜开通了保京运客大篷车，挣钱交了学费和西餐食宿不说，还实实在在地走进了社会。1919年5月，陈怀臻投身五四运动，示威游行，火烧赵家楼，接受了爱国学生运动的洗礼。

一天，陈怀臻和同学们正在上课，蔡元培校长走进教室。他亲自考察，邀请陈怀臻在本校图书馆做演讲。消息不胫而走，惊动了全校。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、沈尹默等著名教授都来了。蔡元培校长亲自主持演讲会。陈怀臻“有知识，才有前途”的演讲轰动了全校。

刻苦攻读，还要操心保京大篷车的陈怀臻没听从媳妇临终前要他再成家的叮嘱。他知道童素云对他有意，却不敢搭讪。谁承想保京大篷车却成了漂亮、能干、年轻的傅秀英和陈怀臻的“红娘”。家里穷，傅秀英从小学戏，后来进入梆子戏班，班主逼着要娶她当小老婆，生性泼辣的傅秀英决心出走。在搬家去北平的保京大篷车上，傅秀英巧遇搭车的陈怀臻。走一路，聊一路，越聊越热乎。无巧不成书，傅秀英一家要去的地方正是陈怀臻住的大丰公寓。姑娘父亲给公寓当大厨，母亲和姐姐们收拾打扫食堂和客房。傅秀英和陈怀臻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房客和朋友。一个“穷”字让他们心心相印，息息相通。一个“搏”字让他们默默耕耘，播种爱情。不久，比陈怀臻小10岁的秀英同意陈怀臻的建议，把名字改为傅佑君。她让陈怀臻的四弟同刚和五弟同昌把6岁的雁鸿接来北平。两人在六国饭店办了婚礼，童掌柜和朋友们都来了，唯独童素云没来。

见了两个弟弟，陈怀臻有说不完的话。同刚实话实说，爹娘还好，就是当地闹土匪。自己被迫也

有了枪。不是当土匪，是保家。不久，两件事让陈怀臻认识了绿林好汉的侠肝义胆。先是保京大篷车遭抢了，童掌柜把陈怀臻带到寨主在易县的山寨，他亲眼目睹了被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如何惩治败类。当陈怀臻把被抢的财物送到失主手里时，他深感“飞虎杏黄旗”的威严和威风。童掌柜久闻“神枪老四”大名，想借助他打开“药材大篷车”去河南的通路。陈怀臻万没想到“神枪老四”就是同刚。小时候飞石、飞刀除暴安良，后来又为被土匪杀害的大哥报仇，抗日除奸。“药材大篷车”日后成为抗日太行游击队送医送药的主力军。

1924年，陈怀臻毕业了。母校聘请他留校任教。没过多久，陈怀臻又执教法大、辅仁大学、孔德中学。他还撰写了国内第一部三册法文教科书，翻译了多部法国名著，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文豪法朗士的巨著《白石上》。陈怀臻成了有名的“布衣教授”。

1928年暑假，陈怀臻回源流老家。一是尽孝，二是报恩。第一站是邯郸。他送给当年救过他命的娘大哥嫂一车药材，又帮他们在邯郸城里开立廉德堂药店。后来廉德堂在济源和北平开了分店，成了向太行游击队送医送药的秘密联络点。第二站是沁阳。他拜望了当年赠他笔砚纸墨，让他代写书信押盘缠进京的岳老先生。陈怀臻做了细心安排，帮助二老安度晚年。第三站是拜谒并重修恩师陈法培老先生墓地。到岳门见到爹娘，怀臻跪在地上，痛哭不止。爹娘老了，自己也“老”了。不是年岁老，是心老成了。爹娘，生子，养家之外，他从尽孝报恩中，悟出了许多道理。与其说尽孝为爹娘，报恩为朋友，还不如说为自己，为自己的良心和良知。他忘不了爹娘惜别的泪水，忘不了兄弟亲戚们期待的眼神，忘不了柿子树下的窑洞，忘不了哺育他长大的甜水井和山坡黄土地。

陈怀臻教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是在中法大

头一天，我们从拉萨来到日喀则，是在一片阳光之下。田野里略带浅黄的青稞，还有怒放的油菜花，沉默的山冈上也是一片苍翠，哪怕是接近5000米的岗巴拉山口，顶上是终年不化的冰川，但缓缓行驶不久，便是绿色植被覆盖的山峦了。

因此，印象中去往日喀则的一路是温黄、平和的，有高原浑厚的阳光，以及墨绿深红的色彩，与之相应的还有沿途穿着藏袍的女人孩子的红脸颊和雪白的牙齿。

但车开进日喀则市区时，天色逐渐暗下来，一场颇有南方味道的细雨，就在这时淅淅沥沥地飘洒开了。一时间，街面上的房屋仿佛改变了色调，有了暗暗的水墨之色。吃过晚饭之后，我很想在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市里走一走，地上汪着水，雨还不停地下着，头发一会儿就湿了，但我们仍在雨中走了一回。

雨中好奇地行走，只是转过了两个街角，再往前似乎仍然是闪烁的灯火，看不出什么特别，便带着些许遗憾回到了宾馆。我们在日喀则的停留只有这么一会儿，第二天凌晨便要出发回到拉萨，直接取道去往机场回京。开大巴的司机再三强调要早走，他说翻越岗巴拉山的这条路上会堵车，如果误了飞机，你们自己考虑。商量了好一阵，定在凌晨4点30分起床，5点开车。

实际上，早在4点之前，人就醒了。凡是遇到这种搭车乘船的事，人都不会太安逸，还没等约定的叫醒，大家都纷纷拉着行李走出了房门。坐到车上时，四周还是一片漆黑，大巴在清冷的雨中缓缓驶出了日喀则，这座远离京都的边城。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看她的模样，即或再睁大眼睛，但除了车前一圈黄色的光晕，其他什么也看不清。

车行了一段，坐车的人都打起了盹儿。我依稀记得昨天走过的路，要从一片田野中穿过，道路两旁有很壮观的树林，那附近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老庄园，庄园几代主人的传奇故事在中国、印度两国之间流传。又走了一段，只觉得路开始向上攀缘，突然就觉得空气中有了异样的清新，下雪了！谁在车上惊呼了一声，大家一个个都跟着叫起来：下雪了！

这时窗外已有一片朦胧的淡白，恍惚间只见大朵大朵的雪花在窗外飞舞，上下旋转、飘浮着，犹如布达拉宫悠然升起的桑烟；又像一个个玲珑的小人儿，或者就是洁白的天使，飞来飞去，轻轻地拍打着车窗，舞蹈着，带着无言的微笑以及神秘的寓意，翩翩飞翔，临近又远去。人琢磨着，但找不出答案。

黎明就在这时来临，非常清淡的晨光之中，渐渐显出雪山巍峨的轮廓，即便我们极力仰视，也难以从车窗里看到它的全貌，只能惊叹它的雄伟无比、顶天立地的腿柱，惊叹它雨雪中的神秘巍然。车速慢下来，似乎就在一瞬间，我们进入一座天地间无与伦比的圣殿，顿时让人震撼语无。

实际上，在此之前，我们是知道的，岗巴拉山，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和贡嘎县之间，山口海拔4990米。在岗巴拉的怀抱里，还有一座美丽的羊卓雍错湖，我们在来的路上已经观赏到她的碧水，那是一种深深的碧绿，纯厚洁净的高原之水。羊卓雍错，一定是阳光和雪山的女儿，她安静得几乎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什么，那时我尚未领会，但在这个黎明，在俊朗而又威风凛凛的岗巴拉山口，我突然明白，羊卓雍错湖的一切情意，都来自岗巴拉山啊。

这时，围绕雪山的云雾越来越

浓了，层层叠叠，上下翻卷，仿佛一道道厚重薄透不一的帷幕，告示着山的庄严；又仿佛一道柔软坚硬不一的盔甲，装扮着勇士的身躯。昨天温和的阳光下，经过时匆匆一瞥，几乎没有多么深刻的印象，以为岗巴拉，只是道旁的村夫，今日的飞雪下，才知道他是上天的骄子。昨日青翠的山峰，此刻全在银装素裹之中，这样的冰清玉洁，凛然挺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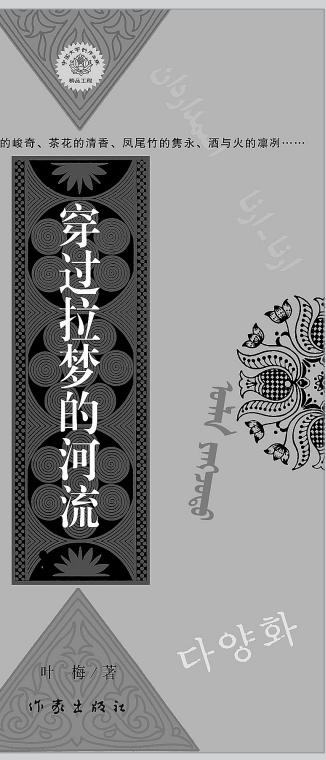
从山底到岗巴拉山口几十里，下山也是如此，一边是悬崖，一边是峭壁，螺旋形的公路沿着山脊盘旋而上，又将盘旋而下，有着连续的陡坡和急弯。雪越下越大了，车前不到10米几乎全是白茫茫一片，看不清道路。大巴司机脸色严峻，车上的人早已不再高声言语，起初还小心翼翼地将心中的惊叹化作一声声简短的“啊！啊”，接下来便是冰冻一般的沉默，车上人能听见彼此的呼吸，甚至连呼吸也不敢用力，屏住了气息，似乎一用力就会增添车的不稳定。我凝视着车窗外，感觉眼眶发热，岗巴拉，我生命的一个黎明，岗巴拉，你让我真正感觉到敬畏！

上天带来的雪花与我们的车一路随行，车慢得不能再慢，四周弥漫着最纯净的亘古的气息。人类进入这样的环境，或许本来就是一种冒犯，如果说在此之前，我向往喜爱着雪山，而此时心中只剩下敬畏。我只能说，我走近了你，反倒觉得陌生。原来你并不是我想象中旅行者的乐园，而是无比神圣的地方。岗巴拉，你和你的雪山兄弟们显然都是天神的化身，你们完成了上天与这个地球最直接的连接。你的宽容让我们在你的臂膀间穿行，你的坚实宏大使我们感觉到自身的渺小，你的开阔淡定使我们感觉到平庸和羞愧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时间在这个黎明凝固了，仿佛是一生。但就在大巴缓缓行走的一个瞬间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黑点，继而是一对，三个，然后是一群，走近些，原来那是一群散淡的黑牦牛，长长的毛发，硕大的牛角，它们或昂首，或低头寻觅，这些与人亲近的高原动物，原来是岗巴拉忠实的朋友。再往前些，一片绿色的树林扑入了眼帘，八月飞雪，在这一刻悄然远去。

天真正地亮了，高原的阳光炽热地射进了车窗，回首望去，岗巴拉山口，已在云雾中。

（摘自《穿过拉梦的河流》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）



《穿过拉梦的河流》是一本展示各民族间文学共融性的书。作者叶梅生于长于人杰地灵的三峡，深受巴蜀文化的熏陶，具备独特的民族视角。作者对各民族代表作家的诚挚解读，体现出作者心中文化共存共荣的情怀。如果说作者以恩施文化为原点，在一个平面上蔓延出各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的绚烂图景，那么对于自然的关注则像由原点生发出的一条条轴线，使得作品显得立体生动。作者一脚踩在民族文学的沃土里，一手擎住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，这不仅是作者的特点，也是作者背后千百位少数民族作家的特性。《穿过拉梦的河流》与其说是一本散文集，不如说像是一部民族文化的索引书籍，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图景。

头。虽然把赢来的数万大洋都捐给了灾民，可还是没逃脱汉奸董爷和日本鬼子的黑手。陈怀臻锒铛入狱，被关在北大红楼地下室日本鬼子的拘留所。关键时刻，童素云请出陈怀臻的学生单野小姐搭救。反战的单野小姐出身名门，救出了陈怀臻。可是父亲陈法元老汉却连急带病去世了。陈怀臻特意安排一场大出殡，震动全城。不仅是寄托哀痛，更是向日本鬼子示威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鬼子投降了。受降仪式在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前广场举行。近8万北平市民和各界人士参加了受降仪式。陈怀臻和傅佑君有幸站在文华殿前目睹受降仪式的全过程。上午10时整，受降仪式开始。高奏国歌后，孙连仲将军接过投降书和军刀，转身交给身后一位英俊的青年副官。这位军官大眼浓眉，身着军装，肩饰上校军衔。只见傅佑君站直了身子，瞪大双眼，对着陈怀臻喊道：“雁鸿，快看雁鸿，那是雁鸿，雁鸿！”

抗战胜利了，局面却没得到好转。国民党的腐败，接收大员的“五子登科”，让陈怀臻和傅佑君万分失望。惟一快心的事是恶霸汉奸董爷被飞刀刺死，大宅门遭了大火。怀臻猜到这是童掌柜和老四同刚所为。不出所料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解放军大举进攻。陈家面临的走是留的重大抉择。长期掩护北平地下党的陈怀臻对共产党人寄予希望。他不愿出走，在国外的确能安个舒服的家，但却失去了祖国。当怀臻带着小崧笙以30块金条从金三爷手里买下唐代褚遂良砚台后，佑君和家里人明白了，他不只是挽救国宝，而是决心带领全家留下来。有国才有家，这是他的坚定信念。

1949年1月31日，农历大年初三，北平宣告和平解放。经张汉臣连线，解放军刘师长师部60多人借住在陈家豪宅的大花园。张汉臣此时才说明，为了地下工作，他和童素云是假扮夫妻。童素云又去了法国。

元宵节，军民同乐，亲如一家。在大花园戏台上，小崧笙和他的小朋友小丽芬合演《霸王别姬》。北京市副市长徐冰当场宣布，任命陈怀臻担任北京优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。陈怀臻当即决定捐出“陈家房产”的全部资金，为北京市修建贫民住房。在掌声中，在鞭炮声中，徐副市长和陈怀臻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心是那么真，情是那么深。欢乐的笑声，激情的泪水，融在鞭炮声中，融在欢声笑语之中。

新中国成立了！

陈怀臻的梦又揭开了新的一页！

（《大红儒商：窑洞到王府三十年》，陈嵩生著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）



怀臻，联系密语是“大觉寺思大觉”，请老师关照。就是这句暗语，让陈怀臻开始了掩护北平地下党的秘密活动。多年后，陈怀臻才得知